



L' ORÉAL 與 GILLETTE 之間的毛髮

THE SYSTEM · 11

毛髮是一個人們假裝懂得的細節。

他們稱之為衛生、美學、身分、文化、儀式。

事實上，它只是一道邊界——在你展示的與你隱藏的之間。

有人把它交給理髮師，有人交給美容師，有人交給那些許諾自主與完美的現代機器。但毛髮就待在那裡，固執，是一個生物學的提醒：在成為社會動物之前，你首先是一隻動物。

然而，它不是敵人。它是一個讓人不自在的朋友，一個提醒你從哪裡來的旅伴。它的分佈幾乎如微血管般細密，顏色由你的基因圖譜分配，還有一段你無法抹去的歷史。即使是患有禿髮症的人也並非沒有它——他們只是失去了它，失去多久，沒有人說得清。

但要理解毛髮，就得回到起源——那個你總會回去的地方：原始人。

我這樣想像它，一幕史前的黑色小說場景。兩個身影在一堵草牆後面說話。第三個人走過來，分不清誰是男人，誰是女人。光看臉不夠。臉會騙人。

於是，女人決定改變自己身分的命運。

她走到河邊，看著水中的自己，看見了鬍子。

她不喜歡。它不代表她。它不能讓她與眾不同。

她找到一塊鋒利的石頭，開始一根一根地去除毛髮。

她發現毛髮長回來很慢——這給了她一個優勢：她不必每天重複這個儀式。她還發現了一件更有力量的事：男人看她的眼光不一樣了。

差異變成了吸引。

差異變成了語言。

從那裡，整個毛髮文化誕生了：先是象徵的，然後是社會的，然後是衛生的，然後是科學的，然後是意識形態的。

一直到現代的種種極端：有人說毛髮能保護你免受細菌侵害，必須保留；有人說必須去掉才能被接受；有人說必須修整才能被渴望。

真相更簡單：毛髮出生，生長，彎曲……而在它彎曲的那一點，它死去。

但毛根依然活著，固執，就像某些連意志力都除不掉的念頭。

然後還有最後一條規則，只有講故事的人才知道：

永遠不要把「根」變成「恨」。

差別微乎其微——只差一個偏旁。

卻改變了一切。

Ferdinando